

腊八粥

李焕龙

腊八节，是在腊月初八。吃腊八粥，便是腊八节的核心内容。

母亲对做腊八粥的理解，绝不是随便凑八样东西一煮了之。她讲究的是八粮八菜八果，说这是二十四节气赐予人的天地精华，人吃二十四样粮菜果，是为感恩天地。因而，为了这顿庄重、隆重的腊八粥，她要把咱秦岭山中的食材开发到极致，要让辛劳了一年的家人尽享山珍美味，要让山乡寂寞的日子过出应有的情调。

八种粮食，当然是庄稼地里长出的果实。主打的是雪白的大米、金黄的玉米糝，母亲称为“黄金稠饭”，对美好生活寄予了深情与期望。同时，依据当年的收成，选择豆粮、杂粮或薯芋之类的代食品。她常用的豆粮有豌豆、黄豆、胡豆、小豆，杂粮有荞麦、燕麦，碾碎了就是带粉的细粮，没碾的便是她称为“金银豆”的原粮，泡胀即可。粮食不够时，她就用红苕、洋芋、芋头、黄姜等代替，理由是：大集体时“五斤薯芋折合一斤原粮”，所以，这些东西也应称其为粮。

八种菜蔬，以时蔬为主。腊月间除了红萝卜、白萝卜、白菜、芹菜、莲藕等鲜菜外，还有木耳、黄花、香菇、竹笋之类的干菜，再不济了也有葱、蒜之类可充为菜的调料。有一年怎么凑也凑不齐，母亲就选用了萝卜干、红苕干、芥菜片之类的干菜，还有山上挖的一些不知名的野菜，看似将就，吃起来却是香喷喷，别有风味。

八种干果，是以核桃、板栗、花生和柿饼为主，辅以桃、李、杏、梅子、葡萄之类自制果脯，如果不够，就加南瓜籽、冬瓜籽或葵花籽。再不够的话，就加点晾晒干的柑橘皮、柿子皮等甜味食材。有一次实在找不到东西了，母亲就把银杏果、干拐枣碾碎，沥水晾干，再煮进去，吃起来也很爽口。

最费神的一次，在我十岁那年，粮、菜、果三种东西总共达不到八样。母亲搜罗了半个月，也没搜够。作为

一个会过日子的能手，她操持家务的最大特点，是会积攒。不少过年的东西，要攒一年到头，酒米、芝麻之类的小众食材，她会从下种开始，对什么用途、各用多少，有着今年务必接上明年的精打细算。而这腊八粥要用的食材，自打挖洋芋起，她就窖了活洋芋，晒了洋芋片、洋芋块，还把破的、烂了半节的打成洋芋粉。母亲这样精心，也抵不过春夏连旱和“麦后荒”，为了活命度日子，种子都可以吃，更别说过节存货了。那么，腊八节吃什么呢？父母尽其所能，为我们做了一顿特殊的“腊八粥”。

时为公社干部的父亲不怕丢面子，上山扛了两天柴，到街上卖掉，买柴的人家也手紧，款付一半，欠一半。父亲用这点钱去买了一口袋苞谷、两指宽的一小捆猪肉，一如买回了全家人的尊严一样，兴冲冲地挑回来，次日起早进山去找野菜。

母亲连夜推手磨子碾了苞谷，将这金贵的苞谷一分为三做了主粮：选出细细的苞谷糝，作为煮粥的主料；把苞谷面粉和匀，揉成黄豆粒般的面疙瘩，泡了一碗苞谷豆，代表豆粮和干果。

母亲本来和父亲商量好的，只凑八样，将就一顿也算是应了这节，可父亲上山去奔忙了大半天，只挖回一把野蒿子、一把丝茅草根。面对这点勉强能吃的野菜，母亲没有抱怨，因为她知道，大伙儿都上山挖了半年了，山林里能吃的东西早被搜空了。于是，她就从那捆猪肉上剥下二十多颗苞谷豆大的小肉丁，其余的炼了油，从“年货”中分出半铲子油渣放进锅里，再加上一把葱，才凑够了八样子。

我们终于过上腊八节了，沾上荤了，大家为这顿腊八粥感到异常高兴。父亲打趣说：“加上盐和水，一共十样子，十全十美！”母亲笑了，笑得眼泪汪汪。

正常年景，我家的腊八粥，除了要送一些给五保老人刘大爷、独居老人胡大爷外，自留部分要划成三份

分享。第一份最多，家人共享。这是腊八节最丰盛的晚餐，不仅有众多食材做成的稠粥，而且有馒头、花卷、饼子、炕馍之类的干饭，并有相应的炒菜。若是有人喝酒，炒菜会更多些，甚至摆成了简单的宴席。在这样香喷喷的节日氛围中，一贯严肃的父亲，若是喝点酒，便会活泼、可爱到与小朋友们一道唱儿歌：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

第二份，是喂猪的。腊八逢“八”，而“八”又寓意“发”。那个年代，乡下人既指望养猪挣钱，又依靠猪肉的营养来养人，因而，猪是农家的最大财富。用腊八粥喂猪，如同指望投资生利一样，是在播种希望，所以，这不是小事，随便事。晚饭之后，洗了锅碗，母亲于泔水里加一勺留给猪的腊八粥。父亲提桶，母亲执刷子，到了猪圈门口，母亲把猪槽刷得干干净净，父亲一勺一勺地倒猪食，边倒边哼着歌：青吃青长青壮膘，三天长成个水桶腰……

第三份，是喂树的。我家房前屋后树木很多，对门坡上还有大片的用材林、薪炭林，父亲坚持只喂柿子、拐枣和桃李、柑橘之类的果树。他说果树既长个子又长果子，得给增加营养，况且，树把最好吃的果子给了人，人当把最好吃的饭喂给它！于是，晚饭后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兄弟姊妹一齐出动，去给果树过节。父亲用柴刀在树皮上轻轻砍开一道小口子，我们中便有人用筷子头粘点腊八粥，给树的“口”喂上。父亲用塑料布给树包扎的同时，领着我们一边摇树，一边唱着歌：喂你好吃的，吃饱好结果；结得好果子，卖钱要给我……

树上残存的干叶子被摇掉了，发出哗啦啦的声音，父亲说果树吃高兴了，吃得开怀大笑。至此，这人与动物、人与自然共享的腊八粥，算是吃了个皆大欢喜。

捡白果

操世双

连月的阴雨总算停了。晚饭后，沿着古柳堤岸散步，忽然被一片晃眼的金黄吸引，只见两株盆盆粗的银杏树下，扇形的黄叶如金蝶一样随风起舞，地上的落叶间，有裹着褐黄发皱外皮的银杏果，有的果子已脱壳，露出的白果如一个个小玉坠，瞧着格外喜人。白果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人汤、煮粥、清炒皆是佳味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媳妇一起，去树下捡白果。刚到树边，她便被地上的果子呛得皱了眉，只肯蹲在一旁，拣那些已脱壳的干净白果。

老家邻村有一对千年老银杏树，树身粗壮，需五六人合抱，枝丫如伞，遮天蔽日。每到深秋满树金黄时，树主人的院子便热闹起来，乡邻们背着自家种的红薯、黄豆，或是攒下的鸡蛋，去他们家换些白果回去尝尝鲜，有的是给家里老人、孩子补身子。我母亲身子弱，常年靠汤药调理，有一回大夫诊完脉，特意叮嘱她用老母鸡炖白果补补。

那天，放学刚到家，看到母亲背着满满一篓红薯站在院坝里，我回她干什么？她笑着说要去换白果，让我在家等着。我自小爱跟脚，姐姐去坡上割猪草、哥哥去后山砍柴，我都要跟着去，这般新鲜事更不肯错过。母亲拗不过我，只好带着我，沿着乡间小径往邻村走。

我一路蹦蹦跳跳走在母亲的前面，看路边的野菊开得热闹，听田埂边的蟋蟀叫得正欢，翻过两道山梁，到了那户人家。还未近院，几条狗便狂吠着扑了出来，蹑着牙，尾巴竖得笔直。我吓得往母亲身后躲，母亲慌忙将我护在怀里，抓起路边的木棒挥得呼呼响，她的呵斥声中带着累和怕：“让开，让开！”我们正慌乱时，屋里的老人家听见动静，快步迎了出来，一边吼住狗，一边笑着迎我们进屋：“高嫂子稀客，快进来。”

屋里，土火坑烧得正旺，暖意裹着柴火的香气扑面而来。女主人端来一碟饼干与一盘核桃，在那年月，饼干可是稀罕的吃食，平日里连过年都难得见着。我捏着一块饼干，小口小口地嚼，甜香在舌尖漫到心里。大人们围坐在火塘边，喝了粗茶闲话家常后，男主人扛了根长长的竹竿，带着母亲去屋后敲打银杏果。竹竿一扬一落间，金黄的果子便簌簌落下，像下了一场小小的金疙瘩雨。母亲和女主人蹲在树下捡，银杏叶落在她们的头发上、肩膀上，不一会儿，就够够小半背篓。母亲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，连声道着谢，拉着我往回赶。

到家时，天已擦黑，昏黄的煤油灯亮了起来，母亲把白果倒进粗布口袋，拎到水井边，隔着袋子轻轻摔打，让白果的外皮松动一些，然后再倒进木盆里，舀了井水浸泡，又折了根干透的玉米秆，在盆里来回杵洗。

一股腥腐味道在院子里渐渐散开，我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，却忍不住探头看母亲的动作——她一遍遍换水，直到木盆里的白果都褪去外皮，露出瓷白的果核，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

哥哥姐姐早围在一旁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木盆。母亲把白果捞出来沥干时，他们各自抓了一把就往火炉屋跑，小心翼翼地丢进柴火坑中。不多时，白果壳被烤得发焦，冒出细细的白烟，他们用竹片火钳夹出来，虽然烫得直甩手，但还是迫不及待地剥了壳，淡绿的果肉冒着热气，散发着独特的香气。我凑过去，哥哥塞了一颗在我手里，烫得我直跺脚，却还是赶紧塞进嘴里，软糯的果肉带着几分微苦，细细嚼着，苦意渐渐散去，便泛出一丝清甜，那美妙的滋味，是比饼干更让人记住的味道。

风掠过树梢，带着几分凉意，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白果，深深怀念我的母亲。



栾树花开

黄慧慧作

瀛湖

第1474期

港湾

柯巧

前几日到西安，弟弟笑着邀我落脚：“姐，来西安就住家里，房子虽不及老家宽敞，但床够大，你和妈睡一起。”弟弟的话质朴真切。

目光掠过弟弟略显局促的屋子，落在那张并不大的床上，心头漾起融融暖意，奔波的脚步寻到了停靠的港湾，素来被失眠困扰的我，竟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，享受到了久违的酣眠。我当晚七点多便沉沉入梦，直至次日清晨六点才醒，十多个小时的睡眠，深沉又安稳，那些郁结的烦闷，仿佛都在亲情中悄然消散，只剩下通体的松弛与惬意。这般踏实的睡眠，是家人给予的无声治愈。

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，屋内暖意融融。母亲早已备好早餐，热气腾腾的粥、刚出锅的包子、几个白水煮鸡蛋，还有几样清爽小菜。我们围坐桌前，闲话家常，没有华丽辞藻，没有刻意寒暄，血脉里的默契，让每一句话都熨帖心扉。原来，房子的大小从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尺，亲情的温度，才是最珍贵的暖意。纵是居所简陋，只要有家人相伴，便是心安；纵是前路风雨，只要有亲情相依，便无畏岁月沧桑。

亲情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，是治愈疲惫与迷茫的良药。它能抚平心头的褶皱，驱散前路的阴霾，让我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永远怀揣着温暖与勇气，向阳而行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，无论我经历了多少风雨，只要回到家里，回到亲人的身边，就能找到那份温暖。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牵挂，朴素又滚烫，终将成为我坚实的依靠，岁岁相伴，温暖绵长。

西河小景集锦

西河写意 黎胜利

女娲伏羲耀古今，仰韶遗迹续真音。一山锁定东流水，两坝推开西岸心。河柳清波成画趣，渔歌田荷动诗心。武功文治呈彩，还数现实风物新。

唐沟古树 吴全云

虬柯擎盖非云罩，千载沧桑证果因。漫说银烟祈愿旧，群贤雅聚报音新。首歌歌里星星月，故事事中融古今。莫道根深难共语，垂荫世代众乡亲。

清莲学堂 段彩虹

昔为桑柘室，今作藕兰门。水漱莲生骨，风清竹养魂。传薪开日月，立雪铸乾坤。远曲弦歌细，盈窗翰墨温。

篔簹竹坊 侯令坤

黛瓦农家翠霭中，翠竹割篔匠心融。编承古艺成新篔，载满巴乡硕果丰。

乡村酒坊 贺德山

山泉甘甜酿醇浓，曲醉粮粮余味融。坛底藏真藏日月，炉边品酒品春风。游人醉后花间卧，骚客吟诗竹下逢。一路闻香寻迹至，乡愁两盏寄归舟。

冬季思绪

赵攀强

春夏秋冬，四季轮回，这是自然规律。进入冬季，气温降低，冷空气无孔不入。尤其是一次次寒潮袭击，寒风冷雨扑打在脸上，就像刀割一样。

户外，满是肃杀的景象：树叶飘零，河边的芦苇，路旁的野草都失去了生机。大自然的那些生灵，学会了冬眠，你看，河里的鱼儿不见了，山林里的动物不见了，草地里的昆虫也不见了，它们都藏到了各自的安乐窝里睡大觉了，还有我们人类，也都穿上棉衣，围坐火炉旁或者蜗居在空调房里，很少出门。

我怕冷，自然不喜欢冬季。我认为冬季是静止的，万物都停止了生长，还觉得冬季时间太长，对自然界毫无益处。

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，我独自一人回到老家，亲人带我到老屋门前的竹园，扒开竹根表皮的土层，准备挖冬笋给我做菜。当我看到那些长得白嫩嫩的冬笋时，一下子惊呆了，多好的竹笋呀！它们好似襁褓里的娃娃，可爱极了。我急忙制止家人，让他们不要伤害这些旺盛的生命，等到来年开春，它们就是一根根茁壮的青竹。

这一发现颠覆了我对冬季的看法，原来冬季潜藏着孕育、等待和生长。出于好奇，我拨开兰草根部的泥土，发现那些粉嘟嘟的花箭也孕育而成，十分喜人；花盆里的牡丹花，枝条上生出许多如花生米一样的芽苞；我下到河边，发现芦苇根部的沙土下，也都生出密密麻麻白生生的嫩芽；再看那些青青的麦苗，绿绿的豌豆苗，还有房前屋后园子里的芥菜，它们虽然还是幼苗，被冷风吹着、被冷雨淋着、被冰雪盖着，但它们都在积蓄着生长的力量，等待着来年春天。

由物及人，人生与自然一样，也有春夏秋冬，当人生进入冬季的时候，由于外部环境种种制约，举步维艰，这时我们就要学会忍耐、学会等待。这种等待是积极地等待，有为地等待，在等待中积蓄力量，等到环境好转再展宏图。

让我们在严寒的冬季，用积极的心态等待春天吧！

兰信

田世平

清晨推开房门，一股淡雅的清香扑鼻而来，十分熟悉，绵柔不绝。如刻意去寻找，不确定源自何方，如果不太在意，冷不丁又会钻进鼻子，给人莫名惊喜。

瞥一眼桌上的台历：1月15日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是墙角的那丛墨兰开了。它就像定好了闹钟，每年1月15日，一定会如约而至、准时绽放，不负“花中君子”的美名。

古人将梅、兰、竹、菊并称为花中“四君子”，欣赏它们坚韧不拔、淡泊名利、谦虚有节、傲霜隐逸的品格。古人称赞兰花虽生于深林，却不以无人而不芳。我之理解，所谓君子，一谓守信，二谓赤诚，三谓淡然。就如这盆墨兰，虽然它的主人并没有给予特殊照顾，它甚至大多数时间在墙角蒙灰，少一半的叶子都已干枯，但它并不气馁，从不抱怨，依然会信守承诺，准时绽放。它的花朵很小，小到需要蹲下身子才能看清它的全部样子；两只支棱的小耳朵加上淡黄的小鼻子，再配上卷曲调皮的小舌头，这就是它的全貌，每朵小花都低着头藏在宽大的叶片下，花梗处含露欲滴，娇艳可人。

我时常想，就这几朵小小的花儿，如何能够输送出这么绵长、浓郁的芳香？甚至还会渗进衣服里。我折服于它衰时不气馁、盛时不张扬的气度，如期而至，报以时节。

看着小小的花朵，我既蔚然欣喜，也有一丝莫名的失落。欣喜于和它久别重逢，它芬芳依旧；失落于它的生命短暂，短暂到还不足以见到下一个满月，短暂到等不来春天。也许它的别名“报岁兰”，预示了它的归宿——只报佳音、不扰君侧。它半岁沉寂，换得一夜芬芳，这或许就是它生命的意义吧。

柿红映坦途

张辉

记忆中的故乡路，是坑洼不平的土路，每逢雨后，车轮碾过留下深深的辙痕，行人跋涉需步步试探。那时，祖辈们背着沉甸甸的柿子、挎着装满茶青的竹篓，沿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去集镇，脚下不知磨破了多少双布鞋。

紫阳漫山的茶树曾是乡亲们的生计来源，却因山路阻隔，只能在小范围流通，难见更广大天地；蜀河古镇的码头曾商船云集，但陆路不畅始终是瓶颈，山里的特产只能靠船运到下游再转陆路，辗转颠簸中错过了最佳口感与商机；瀛湖镇的渔民们，捕捞到肥美的鲜鱼，也只能就近售卖。那些年，山是屏障，路是羁绊，秦巴儿女都被困在重峦叠嶂之间。

如今，一条条干线公路如银色丝带缠绕山间，游路面平整宽阔，标线鲜明，隧道穿山而过，打破峰峦阻隔，让“翻山越岭”变成“转瞬即达”；桥梁横跨深谷，连通两岸烟火，让“隔河相望”成为“抬脚即至”。养护工人穿着橘红色工装，正弯腰修补路面的细微裂痕，他们的动作娴熟，手中的工具在深秋的阳光下閃烁。远处的建设工地上，大型机械轰鸣作响，工人们顶着风浇筑新路段，汗水浸湿的衣衫紧贴脊背。

车行路上，窗外的柿子树与茶园一路相伴，有的柿子树探出虬曲的枝干，将红果悬在路侧，仿佛在向过往车辆致意；有的长在公路边坡的护坡林里，与松柏、野菊相映成趣。养护工人们不仅守护着公路的畅通，更秉持着“路景相融”的匠心，他们修剪过密的枝丫，让柿子树与茶园都能充分沐浴阳光；他们清理边坡落叶时，特意避开林下生长的麦冬、黄精等本土药材；就连公路两旁的观景台，都设计成了陕南民居的歇山顶样式，青砖黛瓦间，与远处后柳水乡的吊脚楼、蜀河古镇的石板路、瀛湖的湖光山色遥相呼应。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，公路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每一次转弯，都能遇见不一样的风景。

石泉后柳水乡三面环水，青石板铺就的古街沿江延伸，村民们将柿子制成香甜软糯的柿饼。蜀河古镇的码头旁，柿子树与古商号的青砖黛瓦相映成趣。瀛湖更是一幅山水画卷，湖面烟波浩渺，澄澈的湖水倒映着蓝天、白云，岸边的柿子树、柑橘树临水而立。码头上，昔日的小木船早已换成了观光游船，空气中弥漫着柿子的甜与瀛湖鱼干的鲜。

夕阳西下，养路工人收起工具，结束了一天的忙碌。新浇筑的路段在暮色中泛着微光，树头的柿子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，照亮了夜色。

云锦小筑记

李春平

入冬第四日，王晓云约三五文朋诗友去其工作室小聚，并亲自掌勺，以献厨艺。大家序齿而坐，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其乐融融。王晓云是作家、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，嫌自己书太多，没有地方存放，建一个工作室是她多年来的夙愿，是文学梦想的依托，如今终于落成，翩然入驻。工作室叫“云锦文化工作室”，云锦是中国传统丝制工艺品，素有“寸锦寸金”之誉，以色泽艳丽灿烂，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，质地考究，织造精细，图案精美，格调高雅，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璀璨结晶。工作室以此命名，既含了王晓云的“云”字，又含有李清照《一剪梅》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的诗意，集优雅、古典与诗意于一身，自然算得上好名字了。

“云锦”约一百平方米，既有工作室的专业用途，又考虑到会客功能，还有家居的日常烟火气。整体设计甚为精良，对原先的三室两厅进行了结构性重组，打通了不必要的阻隔，建构为更加合理的全新布局，使每一寸空间都得到了充分利用，简约而不留一丝冗余。于是便有了通透的客厅、餐厅、写作间和卧室。

进门是客人的挂钩，紧接着是一排书柜，另一个书柜在斜对面的墙壁上，这样一来，个人所收藏的图书就有了藏身之地。书柜是主人要突出的主体部分，分开放置避免了过分集中。

客厅放着长条木桌，一侧是座椅，另一侧是沙发，沙发背后是主墙壁，挂着一幅油画，是明黄赭红的田野风光。此为朋友茶叙之处，坐在客厅里，可见安康城的一桥、三桥和四桥，还有安澜楼、西城阁等地标建筑，感受汉江“斜晖脉脉水悠悠”的动态韵味。

餐厅的功能是多样化的，可以会客，可以棋牌，可以小酌。坐在餐桌前一样可以望见江岸船舶，衬着屋内的粉色茶花、淡粉色三角梅，温馨中可以领略些许浪漫情调，将人间烟火与市井风月一并揽入怀中。

小书房侧墙上挂着贾平凹先生所题的“绿野之城”四字，是王晓云曾经出版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的名字，也是她描述的一个以汉江为主体背景的故事。旁边有两幅小画作为陪衬，为王晓云中学时的习作，画出了雄鹰以及戴胜鸟、红叶以及春天的山花，其用笔有些惊艳，当时若假以时日，说不定她能在绘画方面有所造诣，但她选择了文学，选择了更加丰富的纸上无形色彩。小书房的主体是书桌与电脑，面向东方。左侧为两个刺猬紫檀的博古架，凝重望去，是多种工艺品的陈设。但布局仍是清朗的，留下小小但仍游刃有余的空间。从餐厅去小书房的过道墙面颜色为大片蓝青色，色泽大胆，墙壁粉刷着贝壳粉做的艺术漆，呈现大片鸭蛋青色与深青蓝交替的清冷色系，且是棉麻布艺的纹理，让人感觉到自然与安静。地面为复古木纹瓷砖，墙壁与地面色彩虽是跳色但和谐共生。空间中搭配多幅挂画与有着隐逸光泽的暗香榭金串珠垂帘，呈现出很强的立体感，由此构筑了一个充满艺术灵感的空间，也体现了人、自然与现代科技三者之间的奇妙结合。其大胆的色彩搭配与空间想象，大抵与晓云十多年前就在上海某服装杂志从事宣传设计工作有关。

云锦小筑邻江而居，坐西向东，多个大窗面朝东南方向，远可眺望城市全景，近可俯瞰汉江水色，早晨醒来便会迎来一轮红日，把满屋照得透亮。秋冬季节，可以坐躺在宽大的阳台上，来一回白居易所钟爱的负日之暄。晚间，则可以随时观赏汉江夜景：璀璨迷人的灯光，宽阔浩渺的湖面，纵使天气有变，而美景依然。晴天则明净如洗，阴天则透着氤氲，雨天则薄雾朦胧，这般的云锦小筑，堪比扬州的竹西佳处。在此读书写作，岂不快哉！